# 海菴集 地

書
雜著
序
記
跋
說

銘
上樑文
祝文
祭文
行狀
附錄

第三

# 海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 書

### 答李孟賓 宗熙

非責不答之示深甚未安吾於足下不以直信告語反以裝讀文飾豈其道理耶且談經講理尤當切磋而前書有上下小註分明誤錄之語大不是所望悉於愛惜欲救其偏處故耳豈有他哉大抵人之通患不嫌已意之不合古人反嫌古人之不合已意往往有未滿前人之意故朱子每言虛心平氣爲讀書者第一要法若果於此吝而不革則雖吾千言萬語將

與誤錄等一般看去何以動足下之聽聞耶前書不暇言鬼神者以此顧足下勿以訝也夫鬼神陰陽也不曰陰陽而曰鬼神者取其屈之伸之匚理而言鬼神也其屈也實然其伸也實然實屈實伸乃所謂鬼神之德而德不在鬼神之外也河東侯氏以隔壁之見誤看鬼神與德分而二之至謂鬼神之德則誠也鬼神乃形而下之器也朱子辨之曰如中庸之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中庸之德形而上也以此推之中庸非氣乃理也鬼神非氣乃理也何可外鬼神而論其德也邪今世之或言鬼神與德分以爲二者盖源

於侯氏之錯看而足下尤有甚焉其曰誠者不過發明鬼神之德所以然之本也又曰德爲此章之主誠爲此章之客向者侯氏鬼神與德分而二之今足下誠與德分而二之以足下說合侯氏說而觀之則鬼神是一物德是一物誠亦是一物若是則鬼神一章並三物也二之者猶不免朱子之責況三之乎足下又以費隱之說證之曰鬼神之費隱當於道上看耶氣上看耶槩知足下之意以費隱作氣上看久矣無怪乎鬼神主氣之論也又云中庸一書統而言之雖曰理爲主而分而言之如鬼神章分明是氣爲之主

搭

也足下之論中庸恐未審矣鳶飛魚躍非不知爲氣而特指飛躍處看費隱之理則陰陽上看屈伸之理曰鬼神則獨不得爲主理之論耶無氣則理不得行故凡於論理處皆就氣上言捨其氣而理何處劄得來耶足下但知陰陽之氣而不知陰陽氣上有屈伸之理至以鬼神一章主氣而言然鬼神只是屈伸之名主理而言故不曰陰陽而又言爲德之盛也切願足下更於三十三章熟讀深究久久翫味則視不見聽不聞之鬼神洋洋乎心目之間不待祭祀而知其情狀矣如何如何

答李子孟實

示來鬼神說足下用功必深而終不無未安未知平
日師門頂鍼或未之盡到否來諭云陰陽合散無非
實理而必曰實者則其微意之重在氣上可知也感
意據此實者而知微意之重在氣上否抑未知實字
元來是氣邊字否又云章下以費隱二字結之則此
章之不外乎氣亦可見矣感意費隱二字亦不外乎
氣上來否又云上段小註有曰鬼神之德言鬼神實
然之理下段小註有曰誠字指鬼神實理此可謂主
理之證而小註之說終始未安分明是記錄之誤也

未知足下何由知記錄之誤也耶大抵爲學之方只是篤信師說而已今吾與足下生於朱子後幾千載之下不肯篤信師說輒生疑貳至謂記錄之誤若不洞革此等病痛難以讀聖賢書矣此正吾人最初戒謹用工處也所以朱子每於門人知舊之間動稱虛心平氣四箇字據此四字而用力焉則便是療治之良方也足下誠能拈此實心著工則上段小註下段小註誤錄之疑自然打疊而方可語上矣文義問一時未解何足爲病也耶且夫訓詁者解經文本義也小註者釋訓詁餘意也一誤看小註則訓詁亦誤也

一誤看訓詁則經文亦誤也如此轉展錯看去了則子思子失傳之憂其將安在哉更願虛心平氣即於訓詁註脚上着工夫以至於信得及也

答金國明 鎭奎

承款已一年矣居常瞻詠謂外獲拜惠書滿幅縷縷不下於一場穩討感服爲勝謹審至寒侍復連衛祿多少疾病老而益甚奈何海上事吾林之慶孰大於是耶然所居窮僻相距甚闊聞在最後郤族全門無一人往參其在同慶之地殊極愧悚但全領咸聚濟濟駿奔是何等盛事而物論却欠和合之意云是吾

嶺中大功廹竣歎咄何極令壻君才志俱不草草鄙門所期待者安知不由於初出入聞見耶

答金國明

令胤來奉惠音悅若更討審靜裏看討老而不撤看得義理精實甚慰所望示中絜矩之義橫看豎看所見不同各說已見愈紛而愈晦去聖人愈遠讀書之病今古無異良可歎也夫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舍圓取方者欲知上下四方六面之心也六面之心初無彼此之異故孝慈之政於是大行然絜矩二字行恕之大準則也先設吾心於上下四方之上然後可以

行恕也是知矩者在內之心也絜者在外取則之事也然則矩先於絜可乎絜先於矩可乎以此推之兩字之先後輕重不難釋矣

答李士晦

溪堂一晤徒增瞻想謂外恵存義意諄複益見論光以吾兄之才識又能知伯玉之非自今以往何難做得十分人耶古人之忍飢讀書豈有別般道理耶飢者人所厭苦而惟其所好足以忘飢故謂之忍飢讀書耳所謂忍讀非有別方只在我所好之如何耳顏淵之不改其樂豈不知屢空之可苦而誠心所好故

憂空之苦不能奪其所樂也亦中盖棺之語最好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吾兄自悼前日之浪度詩以詠之
書以明之其意堅矣其言協矣因此字守却到盖棺
之日則吾兄之壽耆吾未知幾何而自今至死皆好
日也豈不休哉晴院一會只是古人卷上一番效嚬
無足可道而好事者傳之過矣然吾儕幾人而如吾
兄者不得同時進退烏得免少一之歎耶關東詩晝
得尊詩而丹青益燦爲賜厚矣尾示五律語意親切
尤可見猛省處爲慰爲慰以此加勉無負知舊之望
也拙詩雖欲效之原來鈍根不成格式勿令外人看

也

與姜伯錄 鑑

校齋忝任得與執事同列意謂因此而源仁於明倫講學之席獲伸居索之懷矣事與心違向此來遂贍詠无功即日齋候若何永穆五年貞疾每在心腹恒居一似倘人樣而已惟是一念繹省舊愆山積其間最為難掩者莫如今日虗帶校任之爲大也第以私分言之自托讀書之虗名殆近三十年未嘗斂衽摳衣於聖師賢躬俎豆之地怵惕慚惶無以爲辭安敢望僉尊之恕諒耶惟翼享禮利行起居珍嗇不宣

答河 泳

春初李謹五歷八袖致老兄詩箋一幅奉讀再四心目俱淸卽當修謝而連泪病事且失便因稽至今日愧恨何極不審庚炎起居增休松亭風味比舊毛爽旣蘇且慰承祿四年貞疾與衰俱謀精神志氣日以放下軀縮山廬無一悰況可聞竊惟老兄體力康健又得名區烟霞朝暮偃仰其間溫理古書是何等樂事耶徒切欽羡近來又有大坪來往而多聞好箇消息否母恨生並一世未承一言之教只增慕肅之私而已賦囑松亭韵本不閑於詞律而近又因病廢閣

雖欲效嚬又安可得耶不勝愧赧

答姨弟黃濟普

謂外一老卒歷致手滋悅若對討欣喜局勝仍審様悅珍重服入一味打乖無足遠聞但前年水災移寓梓川齋舍居處甚窄迫是亦老年苦狀奈何所託狀草素不閑於此等文字而為吾母氏兄弟豈敢以不文辭略草嘗之戚索忽至故不暇校正使兒輩寫出生紙不成模樣姑俟日後更當精寫呈去耳愼齋集題目此等義理何敢妄率以對耶然來意似是出於君之私問故吾亦以私答之君亦閑而和之可也大

抵先輩之在世做文字例皆自言草稿雜稿云者只是
謙巳不自大之意也至若武陵雜稿亦似先生在世
做文字時自題之稱而昔日登梓時未知緣何而仍
舊題目也然今若不忍捨古題而又不敢不尊尚之
兼稱愼齋先生武陵雜稿則非但題目之張皇恐非
後輩所以爲先生謀也鄙見如此安知其必是也惟
在道論之如何耳君之反旆似在七月間歸路一過
以叙此老夫懷緖
書末已刊之題不可改云者或似然矣然愈昔張
子作東西銘而題其名曰訂頑砭愚及到程子改

之以東西若舊號而不可改易則程子必不為也

並照此等事而諒處也

答姨弟黃濟普

洪妹之喪不勝驚悼且無一箇遺血並沒其跡以君友愛之深哀痛慘怛烏得不如示耶仍審服履珍重良慰姨從衰年病情日有所虧有若磨刀石况今炎天經過只延一息耳餘何可聞三國誌聞欲熟看云凡事熟之為貴矧文字耶但外書頗不有益於儒者分上亦不當斟酌不可使一向好著也令季文藝漸進將有來頭之望殊極佳尚幸征邁交勉無墜家聲也

答李汝雷 震相

苦寒病伏實緘忽墜兼以理說令人發省謹審堂上氣候康旺侍履起居珍相向者木石叢裏聽得甚多所送講說都是理到語也足下見識如是精功令人起敬者多爲之奉喜萬萬二永祿長夏泄病因秋少差可幸山亭之會仲府令公勸教可感而旬前有弔行其歸似在念間更尋楓菊時爲之一會否講說忘其孤陋敢陳條例幸賜一覽

別紙 心經疑義

心者吾身之大本也其體渾然一原其發[illegible]

路而或生於氣或原於性何歟夫自流行處橫看
則從氣從理之脉絡固自瞭然而從大原上竪看
則理常爲主而氣爲其機發者理也發之者氣也
初非兩頭相對而兩歧各出也彼從倒看顚將逆
推處爲始者固不足言若又主橫看而更不竪看
則大本不一實非朱退之本旨也盖橫看者立論
於旣發之後竪看者着眼於纔發之際恐不可自
此而疑彼也

橫看竪看之說恐似未瑩非淺見所可剖析而但發
者理也發之者氣也之說似倒說

朱子論人心道心嘗三變其說至中庸序始定則已變之舊說在當廢而附註之際兼收並采兩存其說何也請一一指的某爲初說某爲定論

人心人欲自是伊川說而朱子曰是也盖所謂人欲之欲只是飢欲食寒欲衣之欲固人所不能無之欲而如或不干義理則方是危矣只如此看則何妨之有哉故曰固是也但恐後生末學看文字不同而有湥看淺看之別若使湥看欲字而謂之人心即人欲云爾則語却有病若曰上智不能無人心則可而上智不能無人欲則不可也所以中庸序只著形氣之

私云爾然後可以杜後世疑案而無病附註所以兼收並采矣

第二一章無貳與敬箴之勿貳同歟心上工夫主一爲要故此以無貳係之於精一之次歟

無貳之無奉信天理自無疑貳之意也勿貳之勿主一無適之功也同異自可知也疑貳則便不得做精一故係之於此來說是

第三章屋漏本指日光漏入之處而只管幽隱上說恐有未盡愚意則不愧之端豈由於饗時之明而其地則最貞其時則所獨不害爲幽隱

舉一室而言爲隱處莫如日光漏入之地故特言屋漏然幽隱奚止於屋漏對人言亦有人所不知之幽隱何以曰豈由於窶時之明哉

程子以不之東不之西爲中不之此不之彼爲内語似未瑩不東不西非無適非中之義不此不彼非制外養内之要當作如何看無病歟

當西而不之東當東而不之西爲中只是處物上主一也當此而不之彼當彼而不之此爲内只是存心上主一也而不之東不之西乃不之此不之彼者之所爲也如此看則所謂自然天理明而無病耶然此

條承曾教見而只以聽說已見似未安

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又有恭似低頭敬似擡頭敬有堅強意恭有承奉意之說何也

敬工夫細密故似卑屈如心欲小之謂也恭氣象濶大故似尊嚴如威可畏儀可象之謂也

方外是制事之宜屬行精義是窮理之名屬知引此以明敬爲義本之旨何歟

精義乃窮理已上極深研幾之謂也今日窮理之名似不著當

好學論言五性之發處還四端獨稱七情何歟學

七情而四端包在其中而然歟朱子克齋記仁說
小學題辭並只舉四端則此論之獨舉七情必有
精義且言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則其中性歟氣歟
愚意則理動而氣夾之也非指發於氣之橫底如
何

四端純善七情或善或不善好學者在善惡之分流
省察焉乃所以為學也故言七情於旣偏蓋湯處也
當加謹之意也其他諸說只從善一邊言之故只言
四端而四端已包乎七情矣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者蓋中者理也動者氣也朱子論言理動而氣夾者

似糊塗

發皆中節方謂之和則七情之內六者中節而一者不中便不可謂之和歟

一事中節一事之和二事中節二事之和若育物之和則非一兩和之所可致也

發揮就經中移易爲我所欲章次序何意

爲我所欲章舊本在飢者甘食章下三篇之末而無承上接下之旨故今乃移易於山木章之次則其良心之融貫通於羞惡之本心而尤切於熊魚取舍之間其移易之功大矣

吳氏以敬箴八章爲心不能無適之病然纔說萬端似是二三之積也九章爲事不能主一之病然纔說天壤似是西北之懸也抑朱子本自互說而吳氏分得較碎否

不能無適則其弊也私欲萬端萬端言雜也不能主一則其害也天壤易處易處言懸絕也但柔上二三之數作萬端之萬推上東西之殊作天壤之壞則作者之意似不必如是之巧矣

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而朱子易之以尊德性是嗑病救藥之意否西山此箴以尊德性名終篇可

出於捄末學口耳之弊否

來說然

答李汝雷

承書有日謹問堂上氣力何如侍彩增重否永祿向時商山客裏添撥幾危幸無事到家矣所示諸条只略陳已意未知合乎高明意否

別紙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是太極之動靜是太極之靜而圖傍不言動陽靜陰而直曰陰靜陽動何歟朱子之解此圖必曰太極動而陽靜而陰

則又初無異於圖說矣圖說之解曰是天命之流行曰誠之通誠之復皆指太極動靜而其下曰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又分言何歟釋此者曰動靜者陰陽所乘者太極而機即氣之變名或曰動靜是太極之體用所乘是陰陽機與幾同義何者爲得

陰陽者兩儀所以立也動靜者陰陽所以流行也不曰動陽靜陰而直曰陰靜陽動者主兩儀而言也太極本然之妙理動靜所乘之機氣也非其機無以見其妙所謂分不分合不合者此也動有動之

靜之機焉若以動靜言體用則動是用靜是體若以動靜爲太極之體用則恐未安

動靜竪對之名歟橫對之名歟竪對則動時無靜靜時無動橫對則動靜雙行陰陽並峙將何看得否以太極陰陽之動靜比併於人心發未發之際詳細下示伏望動靜言機陰陽言器機器具各必有其由

陰陽動靜以位言則對待以行言則無端豈有待對並行之陰陽耶不偏不倚渾然在中非太極耶幾微感物非陰陽耶事去則復非貞靜耶靜極之中稱陽

纔始動極之中釋陰纔萌當此之時機字是當動根漸大已成其煖者陽之成也靜根漸就已成其寒寒者陰之成也當此地頭器字是當機器二字各有攸當古人下字之精從此可睹

答李震七中庸問目

勿齋云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看來一不無存養意中不可捨體說勿齋說得無未穩歟

精之工在危微之間一之工在允執之地中便在於處物之上勿齋言動時工夫者有何疑哉

虛靈知覺若分體用則虛靈體也知覺用也一說

謂虛靈知覺各兼體用

虛靈知覺不可分看扵未已發虛靈合理氣而有是知覺故謂之虛靈各兼體用恐是

本心之正即性命之正也道心既曰性命之正則惟一亦當曰守性命之正而變文曰守本心之正者何也

性命只是理無所作爲者也本心宰乎事物者也宰乎事物則易失故特言守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所考亡何所據據何

考其危微續千載之不傳據此中正亦二家之似是

氣生於理〻爲之主則是乃理氣先後而雖氣以成形非氣自成實有理爲主而使之成則依舊是理先氣後也雖在稟賦之後似不可謂氣先理後也未知如何

理爲主而使之成者自是稟受以前事稟受以後則氣聚處理便載之此非氣先理後耶

存養涵養分以言之則存養似屬靜涵養似通動靜未知如何

存養涵養皆可言通動靜不可言分動靜

第三章先儒云此以中庸之道言論語以中庸之德言故無能字此章若以道言非以德言則章句何不曰中庸之道爲至而必曰中庸之德爲至也子思加着能字語意尤可易曉格庵趙氏曰子思隱括其意亦似然矣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良能是理之自然而朱子云良能是其靈處靈字似兼氣說未知如何靈字非獨理也兼氣說爲是理氣妙合處便是靈

十八章章句引詩云至于太王實有剪商之志蓋後人推本王跡所起非太王實有剪商之志而論

語集註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之時商道未衰天命未絕而以太王之聖焉有翦商之志於天命未絕之時乎志字義未瑩

太王翦商之志非如後世之養兵訓民也只是欲傳有爲之子故自翦商之志也

答姨弟黃同輔

知夏課於玉院鍊得幾許文字貪病吾儕之通患無足爲念而第聞君有進就之望心獨喜焉每誦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句以爲吾君怠地上工夫果能無愧乎役者乎不得合席論此可恨

答姨弟黃同輔

承審愼節彌留不勝驚慮調病之道惟在操心古人云以道療病道豈外乎吾人本源地也耶十分愼攝也凡物皆有分定況人生百年憂樂豈無前定耶但其間處之之善各在其人尊必默會矣

與姨弟黃同輔

邇來看讀何書味著何地每爲之憧憧而無緣詳聞良亦可歎姨兄今年已七十有五雖無中間所待考其年則不爲不多矣知舊年輩之化去者已多十分而寂寞空齋不勝踽踽新進才彥宜視此爲戒從者

眞工夫少壯時節也蔵園老兄精力素強想不至如

是癃廢矣

答黃道吉 在昌

玄孫承重而中間孫曾孫妻之從服與否此是吾人

慮未到底起疑者從此而可知尊哀之讀禮精詳推

行甚廣令人欽服然此等禮說宜有先輩可攷之說

而鄙中書冊不備未之得見豈敢以後生末學未逮

之管見妄犯汰武之誅然吾於衮亦不可以尋常朋

友一例也夫玄孫承重則玄孫之曾祖母者當服其

夫之從服而禮所謂所從雖沒亦服者此也其下玄

孫妻則其夫已爲承重矣其妻不得不服見在之從服矣中間兩世之婦則處之若何似不得不從夫之本服而已大抵承重服變禮也非常服也高祖之服齊衰五月乃正服也祖父之服齊衰朞年亦正服也爲其夫黨服則又降一等夫之曾祖降服緦夫之祖降服大功禮律甚明今以孫曾孫之妻而論之其夫不幸早世晉不得爲承重繼世之孫則未亡人情當倍悲痛且爲人妻而從夫是大義也雖不敢從夫變節之承重而豈忍不從夫之正服耶曾祖則當從齊衰五月其夫之正服祖父則當從齊衰朞年亦從其

夫之正服恐似可矣如是則玄曾孫四代之妻一是皆以從夫服而已婦人之三從大義舍從夫而何歸哉若有衆孫婦則當有夫黨本服祖以大功曾祖緦而已今爲此說者非專以禮許人也直以假設之言只請其理而已耶以不敢有所論於讀禮之下

答金南輝 箕應

戀際獲書荷感曷勝未審省履珍勝祿依昔憒憒無足奉聞近者朱子贈林熙之詩曰明明直指吾家路莫認并州作故鄉今之爲士者捨并州歸故鄉者鮮矣而又不知家路之在何方浮浮者遊於四方莫知

其何沉沉者汨於卑近莫覺天日之高身不離户庭州可勝歎哉幸望早早回駕尋得家路無愧天地之有吾身也千萬切祝近草箕子詩序留之案上故並錄呈幸一覽焉浩然吟意却好但涵養工夫豈獨聖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耳

答申性元 鑑 問目

喜怒哀樂章七情之中不言愛惡欲而只言喜怒哀樂者以其省文否以有輕重取舍之義否言七情而不言四端者抑何義歟

情之有七人人所同雖不列書而愛惡欲之情已具

於喜怒之中豈以輕重取舍於其間哉不言四端者
是七情之苗脈故四端已具於七之中

答族弟士瑜 永璲 問目

中庸始終一天字而大學則獨無終始終始合之意
中庸主乎明道故散殊於中大學主乎行道故推極
於終耶以具也然大學以義利二字終之而義者明
德之所以明也利者明德之所以昏也則二字結要
豈不暗合於明德之旨耶且與孔子論義論利之說
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說先後相應
大學傳之三章固所以論綱領而本末章亦可曰

綱領乎

本末是結三綱領意之語則自該於箴論之中矣

答壻君孫洛玄 丙寅 問目

男子不絶於女子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云

云

男女有別天地之大義也大倫也正終之地豈可混

而無別不愼其終耶曾子曰吾何求哉得正而斃今

使大歸之人得正而斃焉者是乃相愛之義也

爲人後者之子又出繼於人則本生之本生服云

云

為人後者之子又出繼於人則雖若疊出其義則只是無二本之一義也只是一等之降而已豈有二壓三宗疊已相降之理哉夫降服之法義同則雖各出不再降義異則各伸其義故不得不再降耳

題主奠祝始用主喪者名止　初虞始有沐浴降獻云云

題主奠奠而非祭也魄未成神道故奠而不祭祝雖書顯考孝子之稱只是爲題主告辭而已不成祝式虞祭之前執禮者代行宜矣及以虞易奠然後孝子主之禮也

曾玄孫爲曾高祖母服承重者其五六世祖親盡

埋安則其祔祀宛於何處云云

紙榜行事而紙面當書主喪者屬稱

溯溪曾王考懶拙窩公嘗言自戕爲始廢卒哭後

祔祭當於神主入廟時告由云云

此一節奉遺訓遵數世則不必問人如欲復設此禮

卒哭既論時矣抑從殷人歟

承重者之妻從服條退溪先生有二說云云

承重妻從服條退溪之言果有二說前一條姑舍則

不可從服之意後二說晉云曾玄孫妻固當有從服

之義云沙溪南溪兩家皆以退溪後說爲定論近世
一士友家有孫承重者而其妻不從服以爲姑在從
服故在下壓而不服云云夫禮云祖不壓孫姑不壓
婦何謂祖不壓孫孫之重父無異祖之重父故使孫
得伸其斬何謂姑不壓婦婦之從夫無異姑之從夫
故使婦得伸其服此乃禮家大義而今人誤看姑在
否一句語不知以尊服卑之常制而動稱此句爲拒
諫之眉及辭窮則曰南中先輩云云將使南中後生
欲從巳言也以此爲一場往復而止尊示適及故證
說巳陳之語以寄之

祧遷於長房禮也若只有庶曾孫庶玄孫則將遷奉於其房否抑權安於宗子之別室歟嫡庶雖有等庶玄孫亦有服孫也所以程子言庶孽無不可奉祀之義遷之其房亦何不可耶若宗子之別室實無義意耳

五世祖神主祧盡將埋安而若六世祖尚奉於他長房則先埋近代之主於神理人情俱係未安鄙家則姑安於別室待六世祖祧盡後並爲埋安而其間廢忌祭只行春秋正祭此先父老參酌禮經之意而抑或有知禮之家已行之例歟

已祧之主權奉一處避先父埋之嫌而又奉無主不
祀之主於情未安於義不順又欲歲一祭如冬至立
春之禮則本非始祖先祖而祭此一假於神瀆矣於
禮僭矣一從禮限祧埋恐當

因山前禁葬似當在近畿百里之地今八域之內
以例傳行者何歟

因山前禁葬一事 肅廟朝崔相國錫鼎啓勿禁葬
埋私冢練祥待 國恤卒哭後行之意定式 上曰
依所達載錄可也此等條件已出禮書今皆遵行

喪人之遭 國恤者出入時着方笠歟或有代

以蔽陽之若抑有已例之可據歟

國恤時元無方筮禁合之文

因山前祖先忌祭亦當一體停行歟竊想方今外

艱而祖考忌辰在因山前情理實難虛度故欲遵

家內已行之禮既不能出主書紙榜一款極為未

安不得已而設虛位行事素來蔑識老坊罪並明

賜開誨伏望

略設蔬果祭亦得之但不出主一事未知如何天子

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即於古禮已減品略設而其日尸入則今之神主即

古之尸也雖曰略設旣有所設則不出主無義鄙家亦有因山前忌辰而略設飯羹出主則依前舉行無祝單獻未知如何

答朴甥耆鶴問目

五代祖乃不遷之位則四代祖雖未代盡安別室云云

四代親未盡而遷安別室殊極未安旣爲最尊已作不遷之位而嫌於五龕遷於別室烏可曰不遷之宗耶世之奉五龕者卽於一廟之中纔有分別此可謂不得已之便宜耶

殤喪皆降一等殤於長者喪亦遞減否 止齋問答

禮曹問目曰童子有不杖之文無不絰之文云云

殤服長者之爲童殺也非童子之爲長者殺也尊爲卑減宜矣卑爲尊減有所不敢禮曰童子無絰無絰而又豈加免哉此蓋童子未成人故經義如此更考之如何

有未終喪而身死其衣重者接服在何時云云

後喪卒哭之翌日告殯受服自有先儒定說

祖父母改葬時緦服嫡長孫爲之衆子孫吊服加麻云云

此意甚善而葬後即除亦得之

　葛庵曰虞記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註曰禫月行
四時之祭猶未忍配及未忌也又云禫月未配後
月擇吉如小牢云云盖禫月不忍遽然合配且待
後月別設祭奠如小牢饋食之禮奠畢合櫝何如
得之

　父新葬時遷母合葬改葬當虞於墓所新葬返哭
而虞先重後輕之義自有所得云云
先重後輕之義出於地有喪同祭之地而云也今以
改葬之虞在畢役之地返哭之虞在日中升堂之時

則時之先後自有其節旣非同時安有先後輕重之嫌也

宗子之喪其父爲之主云云

父之爲子主喪人情之所不欲而家無二尊廟無二主天下之通義也

祖曾祖忌日從祖諸父舉哀而已以嫡孫主祭獨不擧哀可乎寒岡先生有在位者哭盡哀之說欲依此隨諸父擧哀則或有不哭於祖忌而越哭於曾祖忌恐似有碍

哭有爲己之哭又有爲人之哭如曾高之子女雖一

人若在世則奉祀之人雖曾玄孫當哭而行事或奉
祀胄孫承顔其祖則雖遠忌日當哭而行祀奈何在
位而或哭或不哭耶

父在母喪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十五月而禫則表
已除而喪在心止先賢或言父母之喪以二十七
月爲限初忌之日不可除脫待其三月後自墓所
哭而除之云云

緇笠緇帶之制宜待二十七月則非短喪也又無
壓也

與永川望亭諸宗

伏惟正憲公之墓所無傳偏奉妣位不知幾百年泉
谷先祖歲一之祭尚不得行焉此子孫之慨然大凡
爲事者先舉易行者行之則難者亦將舉行矣孔子
云向墓爲壇以時祭退溪亦曰掃視墓域後紙牓合
祭於齋舍無舍則設壇以行之設壇行祭古有是禮
矣今正憲公墓雖失其傳妣位墳墓既行歲祭則正
憲公之壇設於左傍有如雙墳而合祭之左爲親切
以此意先告于妣位墓然後焚香迎神而紙牓設行
於齋舍如退陶之意甚便又或直行於墓壇之前亦
好惟其從耶便未知如何共一卓合設則以既設之

祭奠不費力而可免奉偏之憾而向所謂易行者先行卽此之謂也泉谷公壇設不有別般鍊置則猝難舉行不可無一番合席爛議以此下諒焉

答檜淵講會疑問

張龍煥問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兩章不曰明明德於天下而更着一古字何也

此古字與序文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古字一般看三代以後大學之道不行於天下故所以言古

金台應問盛德峻德之別

盛德以功效所及處言峻德以全體言

明德新民莫不至於至善而明德傳終只言自明

新民傳末方言用極何義

自明所以自新而此言自新之民無所不用其極則自新之極便是自明之極也且於此拈極字以起止至善之傳耳

宋祺善問所惡於上章先後二字指何事

此有的喻焉今與人共行在前者不讓路於我而疾行先我則彼固無禮而可惡矣人之在我後者我亦當讓而不讓先行則烏在其惡於前乎

兩章俱言絜矩之道而上曰是以有下曰此之謂

何也

上言絜矩之本而引起其義下說絜矩之事而覆解其意

鄭世容問詩節南山以下他章則皆有總論結辭或有他意否

此章乃八条之終推得到廣大處故文亦展開不收與他有別且國與天下雖有大小之別而平天下即因治國之成法故不以他章例結之耳

崔憲穆問楚書以下言好惡之道者甚多而末乃以不能舉不能退為言何也

此乃欲盡其好惡之道好善而不能舉惡已而不能退則無以爲國故言之

答晴川講會問目

問不但性有本然氣質之兩稱而心亦有本然氣質之立論者云云

本然氣質心之說非但東儒宋儒亦有是說昔李孝述答朱門之高弟也其言曰氣之始有清無濁有善無惡濁者淸之變也惡者善之變也余嘗讀是而不能無疑盖氣者太極所生之兩儀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者淸濁也淸濁相盪善惡生焉善惡生爲萬

物不齊是知天地日月星辰造化之權都出於陰陽
淸濁而成男成女互相對待未有獨陽而無陰亦未
有全淸而無濁故化生萬物則陽之所生不能無陰
陰之所生不能無陽在陰陽則互相爲根淸濁相隨
烏可曰有淸無濁也在吾人則陽魂陰魄魄濁魂淸
烏可曰有淸無濁也有淸無濁者全不識陰陽者說
也旣不識陰陽烏可與論氣哉以一時未遠之見發
此率易之語使氣本然之說將欲待對於理本然之
訓嗚呼理有本然之稱而氣無本然之語者何哉理
只是太極之一理也而隨在千萬般氣質之中故則

其理而謂之本然之善本然者只是各具之太極是
也氣者兩儀對待淸濁相隨元無獨行之陰陽又無
獨成之淸濁那謂本然者謂之淸可乎謂之濁可乎
張子言氣質性時只言理本然而不言氣本然者此
也後來讀是書者只當篤信師說熟讀玩味猶不能
盡窮前人之意況以一時之見刱立浮誇之語隱然
欲擴前人之未發此是聖門之大禁也烏能做吾家
之事業哉來示又有所大未安者氣質之心是也心
字本氣質字而以具衆理應萬事故所以爲主宰於
事物而有明德之稱有神明之號有天君之名若論

其氣質之性則心字自在其中矣又何拈出氣質心之可言乎左右之言氣質心者五性未具之一塊血肉者是耶以性未具之氣質心者言之則與肝肺脾腎同爲五臟而已矣奈何言明德神明天君之義名哉纔說氣質時心便在性外明矣夫心也性也與生俱生初不可以分言者也論本然性時心在本然中論氣質性時心在氣質中如此看去然後可以通程朱之意而亦不悖於諸經之訓義也所云程子所謂心本善朱子所謂心體本善此則論心於本然性中也朱子所謂心有善惡又謂君之心不若聖人之心

此則論心於氣質性中也捨此性一字而復普別有
論心之地哉望須深思力究子細推硏無至見笑於
人幸甚

與呂俊元

承疑多日伏惟至寒靜候動止衛重子舍工夫造詣
非止科目作賀萬萬祿瘵衰日甚自憐且運祚不長
數小諸親次第零落六代祖考長房無人將以今廿
九日埋主追遠之感罔無所施奈何奈何貴中於吾
六代祖毋即親黨也當此埋板之日不敢不告墳墓
程道稍間故告由行祀將廿六日爲計右日責然千

萬千萬不宣

答李致曜有顯

荏苒光陰公道循環少者日富加勉老者隨日減鑠此其自然之勢也老者生涯無足可道而只念吾君所勉者何如僕所以憧憧不已獲拜惠存況審春府氣候康旺省下學履珍勝慰慰而三冬所得不能隨時隨聞只自臨風向𨓏祿八旬當前無一善爲知舊可聞惠送各種逐年垂問不是偶然但禮相往來而無物奉報愧恧不宣式

# 海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 雜著

### 四七問答

或曰性發爲情已有先儒之定論而是乃混淪說也若細分其苗脉則或失於穿鑿牽合之病而四端之爲七情苗脉尤難證明奈何曰大抵前世之論性必曰仁義禮智論情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而統言之則曰性發爲情而未嘗說到情之苗脉之爲如何耳及至鄒夫子始得剔發四性感發之初而分別言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云爾則四性感發之端

於是焉明白端的矣若因此而擴充之於應事接物之間則當喜而喜而喜之無過不及矣當怒而怒而怒之無過不及矣乃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者是耳曰當喜而喜則這箇喜也已得其中矣當怒而怒則這箇怒也已得其中矣而今言當喜〻當怒〻而又言無過不及者何哉曰當喜當怒固得其中而當喜之地亦有中不中焉當怒之地又有中不中焉如當七分喜而爲三分喜則不及矣十分喜則過中矣如當七分怒而爲三分怒則不及矣十分怒則過中矣是所謂中無定體者也曰論中則然矣自四端分爲

七情之脉絡可得聞歟曰四端者四德之苗脉七情者四端之條幹豈無貫通血脉之可尋退陶先生之答李剛而書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其他七情似當各有所自來之條目矣見文集第十一卷曰然則七情所自來之條目今可一一言歟曰七情之於四端有直貫者橫貫者夫所謂直貫者如李先生之言怒與惡之於羞惡愛與哀之於惻隱是也然怒與惡或自惻隱而轉了來者愛與哀或自羞惡而轉了來者縱橫錯行隨物隨變應接無窮又何分定條目如膠柱之不相通也耶晦庵夫子嘗曰以七者分之惻隱羞惡兩

端亦可又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盖一一分配則不免牽合之病大抵四端七情非無脉絡之可尋而若欲一一分配則無以見隨物隨感隨處變應之妙必也活看然後可以盡感應無窮極之妙矣曰四端則純善七情則善惡何也曰七情之發雖自四端而來然自四端而轉了七情則七情之於性命稍間一長矣故氣分數多於理分數而氣之用事愈強或干於耳目鼻口而不循義理則陷於不善矣又或干於耳目鼻口而不失其正則不害為善矣人或不究七情之所由者只見耳目鼻口之所以干而即以七情之

發專委於人欲者不亦謬乎曰感於耳目鼻口之私而發者非人欲耶曰夫觸於形而感於中者情也形者耳目鼻口也中者仁義禮智也七情所感每多耳目鼻口之所觸而未嘗不由於四端者朱夫子曰仁是桃仁杏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有是惻隱之心方是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動底是惻隱而方有是羞惡恭敬是非也所謂生時有次序者也夫動底便是惻隱者天地生生之理未嘗休息故這些動底都是惻隱程子所謂滿腔子都是惻隱也以此推之則可見七情之發雖干於形氣者而未嘗不由於惻隱中流出來也但

干於形氣而不循義理者是吾輩所當猛省也曰七情之中節者可以言四端之所由來而其不中節者未必由於四端曰吾子不聞惡亦是性之說乎本然之性每行乎氣質之中故雖動之不以善者不可不謂之性也亦不可不謂之由於四端也曰四端亦情爾豈無中不中之可言也如羞惡其所不當羞惡是非其所不當是非者其非不中節者耶曰四端情也而既謂之端也則性之初端豈有中不中之可言耶只是繼之者善而已但羞惡其所不當羞惡是非其所不當是非者初非羞惡是非之心之不中節也此誠

其人之知之不明識之不博故耳知之不明則不當
羞惡處或生羞惡之心如婦人之羞惡識之不博則
不當是非處或生是非之心如小兒之是非耳今觀
其羞惡是非之失當乃反歸咎於羞惡是非之心而
謂之不中節可乎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者此之謂
也且所謂四端者性發之初幾微之始故謂之端則
何不中節之可目乎要當擴而充之而不失其性善
本然之量而已也曰如當惻隱而過乎惻隱當恭敬
而過乎恭敬此亦非不中節者耶曰吾子所謂過惻隱
過恭敬者無奈臨喪過哀愛人溺愛禮人過恭之

類邪惻隱恭敬雖是善端而於其過不得中者已涉乎形氣而氣爲之用專故以至乎過不中之弊矣審其惻隱恭敬發頭處則豈有中不中之可言耶只是油然動於中而已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又曰恭而無禮則勞以此謂仁禮有不中節可乎曰愚自勞非仁與禮之本來所有之弊也弊出於不學無節之人而以至於愚勞則今乃舉此而謂之仁與禮之不中節可乎又曰按韓南塘記聞錄曰四端衍之爲七情七情約之爲四端同實而異名者也又其心性情圖曰理之乘清氣而發直遂本然之善而爲四

端之善理之乘濁氣而發遂失本然之善而爲四端之惡此說如何曰前人說豈敢率爾妄論哉但以理推之則恐似未然朱子釋四端曰端者緖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善可見蓋原孟子之意只不過發明性善之事而朱子釋之者只是推明性善之實今曰乘淸氣發者爲善乘濁氣發者爲惡然則乘淸氣時知其端之善矣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乘濁氣時知其端之惡矣荀子之言性惡是也又兼淸濁而言則揚子之言善惡混者是耶烏在其因其情而知其性善之意乘淸乘濁之論有似乎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

西方則西流之意而殊失孟子立言之意何哉且行之約之二論未知據事物何等時行之也何等時約之也人情之有四端七情都在吾人行約之權則似欠天理自然之勢矣曰氣之溫厚者發而爲惻隱而惻隱之失爲姑息氣之宣著者發而爲恭敬而恭敬之失爲諂諛嚴肅者發而爲羞惡而羞惡之失爲殘暴虛明者發而爲是非而是非之失爲詐妄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善惡者也此說如何曰南塘氏此論恐似未安蓋性發爲情而四端之原則理也今曰氣之溫厚者發而爲惻隱云則惻隱之發非性之

發而只是氣之發非理非氣不能發矣然則惻隱羞惡之油然於內者可知其性之本善故曰乃若其情則爲善也今乃專言氣曰氣之溫厚嚴肅者發而爲惻隱羞惡云者已是末分矣且惻隱羞惡之端亡於性命而形著於外然後方可見溫厚嚴肅底氣像奈何以溫厚嚴肅之氣爲惻隱羞惡之本也耶況所謂姑息諂諛殘暴詐妄等云者乃是七情之事而陷於不中節之病痛也今反謂之四端之失者尤極遠矣夫愛人不以德者或出於姑息喜人慕勢利者多出於諂諛殘暴出於怒之餘而詐妄出於懼之甚本不干四

端七情之面目而混淪無別以七情之或失於不善者都歸咎於四端絶善處而曰有善失云者不爲未安於孟子之本意耶

## 人心人欲辨

夫人心者生於形氣之私者也何以言私也以其形而言則長短姸媸美惡不同以其氣而言則剛柔虛實強弱不同既爲人人之不同則各私其私非所以公共者也况其生於形氣之不同而尤有所不同焉者目之於色也五色各有所偏好耳之於聲也五聲各有所偏悅鼻之於臭也五臭各有所偏惡口之於

味也五味各有所偏嗜而此嗜出於私之私者也所謂人欲之名於是而生焉不恤人之是非徒計自己之利害不揣人之利害徒計自己之甘苦人心所發每陷於人欲窟中禽獸之貶至是而出焉嗚呼人心云者初非不善者而迷於所欲故聖人所以力救之而克去之者也若無人欲陷溺之失不善之名從何而至哉然人欲每生於人心界內而相距不能以寸故聖人所戒尤為嚴密即於人心上必着危字若不於此戒謹必陷於人欲之塹矣此其所以為人心人欲之別也所以朱夫子答張欽夫書曰遺書有人心

私欲道心天理某疑私欲二字太重夫人心人欲繇有分數故曰太重盖夫子之不厭精不厭細不得不曰入心而未嘗欲其精而必於精未嘗欲其細而必於細元無期必固獲之意則豈可曰私欲乎

## 讀春秋

書曰神不享非禮神之所享固不可度思其不享非禮又烏可知也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夏五月不郊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夫郊者祭天之名禮享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非天子不

可以郊魯之郊祀非禮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仲尼所以歎周公之衰者是矣天其可欺乎四卜郊五卜郊而神即不應以至於鼷鼠之食其角則天不可欺固可知矣雖齊沐已潔玉帛已陳天固不享百神不應推此以觀三家之八佾雍徹神必不享矣或曰三家之祖禰亦嘗僭竊人矣平日僭竊之習豈不享子孫之雍徹耶曰不然生而僭竊形氣之私也其人已死形氣已散只是原於天之理也舉此人事之非理者而欲求合乎天理之正者豈有是哉所以知三家之祖禰寧窮餓於溟漠必不肯享其非禮矣

胡氏傳曰民至愚而至神夫至愚而亦有至神之理歟愚莫愚者民而今曰至神云爾則非謂一民人之謂也凡謂之民者衆多之稱也民固蠢然無知者而其降衷秉彛之心固出於天而至神存焉故援一民而言之則固是愚也而舉萬民而言之則天心寓焉至神在焉是故萬民之所同好則其好之也必合乎天萬民之所同惡則其惡之也亦合乎天而雖聖人之所好惡不出乎此故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豈一民人所好惡之謂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謂此也然爲民上者每以愚待民而不以神

敬民秦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畢竟民不愚而自陷於愚傳萬之計終於二世民其可不敬乎仲尼曰使民如承大祭

胡氏傳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如胡氏者可謂深得聖人之旨意而王道之大端也若夫反於是而伸邪不伸道榮勢不榮義者其賢不肖變何如也董子所謂明其道正其義則道可伸而義可榮矣曰邪曰勢何自而干其間而橫逆亦何自而至哉夫義者公也而天下古今人之所同義之者也利者

私也而天下古今人之所同利之者也古今人之所同義也君子之所以得其公而三代之治如出一心古今人之所同利也小人之所以售其私而三代之亂如出一人如或繼今者其治亂安危復如今日矣此乃義利公私分於一念之間而君子之爲君子小人之爲小人古今無異矣胡氏引晉書王濬傳之言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而結爲死黨人主不之覺此世已之公患也嗚呼人主失柄生殺在下聰

明目蔽黨比日固天下之利之者則歸于權天下
之惡之者則歸于人主春秋所以尊君抑臣以辨
上下者每欲警人主於隱微之際者良以是也
仲尼嘗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子釋之曰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蓋人當死而
死則自然心安而德全故曰殺身成仁耳謹按曾襄
公二十五年齊大夫崔杼弑其君光其時賈舉州綽
等十人同死若君此當死而死者也若君死而臣不
死則是當死而不死者也當死而不死者與當死而
死者其賢不肖受何如哉然春秋只書莊公之見弑

而不書十人死難之事蓋欒成人之義者聖人之心也而今十人沒而不之書則其意必有所在矣夫為人臣而責難陳善不迷於道不苟從違無愧乎義者當其當死之難而如或求生則心不安而德不全故終至殺身而謂之成仁名垂竹帛光照後世宜矣曷不書諸策以褒其善耶如宋之孔父晉之荀息特書其官又著其名其成仁之美予亦至矣至若貫州等十人獨以勇力得幸不以道事君不以義正君而見嬖於君救不及君奄亡於難如此之死徒死而已豈有可成之仁哉生無一分仁於其身死從何處而得

仁以成也仁固在我之理生不失是理者方可言死而成是仁矣如使行已無可稱之仁而滅天理於本原之地事君無可稱之忠而縱私欲於變亂之日一朝國亂身斃此輩當死而生不足責當死而死不足稱聖人用意於此可見爲人臣者可不謹於未死之前耶

## 讀左氏

### 正考父

大器有大小大者其量深厚故減一分不知其損加一分不知其盈如河海之類是也小者其量淺隘故

加一分輒見其溢減一分輒見其縮如斗筲之類是也器之在人莫大於聖人之量虞舜以一匹鰥位有萬乘之貴祿有四海之富若將固有而不變塞焉富貴窮達一般是心而恭已寞亡與天地同其大雖盡輸天下之物不能適其量而盈其器矣至若下堅人一等者而處乎崇高富貴之地則易有盈溢之患而不爲斗筲者鮮矣是故知識者每多貶損得一分則貶一分加一寸則損一寸務以謙恭不欲上人爲能免夫泛濫之患而安其身於衆人之上易所謂謙受益者是也昔有正考父者其行已也滋益恭一命而

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位加一等則志損一等以至於俯可謂能得永終之理而爲享遐福者也如或縱差放過一息有誤則其器已盈必致其溢矣昊王夫差志在報圖貶損其德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親迎孤寡熟食必分勤恤其民與之勞逸及其敗楚克越器益滿足志氣充飫次有臺榭陂池之役宿有妃嬙媵御之娛玩好必從珍異是聚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烏得免夫泛濫之患哉噫天之不可誣者固如是矣以其一人之身論而取益於前滿而取損於後如影響桴鼓之捷吾人禍福之機豈在

乎用心之如何耳聖人器量縱不可以學致正考之滿盈恭則有爲者亦若是矣

## 子產

鄭子產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每人悅之日亦不足余嘗受讀意謂子產者只是溫厚慈惠之人而至於爲國治體或未免略之矣近讀左氏傳魯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其人之謗議朝政謂子產毁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作戚以防惡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
承爭貢次賦之等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敢以為請自
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十六年晉使韓起聘子
鄭韓起會有玉環其一在鄭商韓起請鄭定公子
產不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起買諸賈
人謂子產曰日起請玉環執政不義不敢復也今買
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斬其蓬蒿而共處之世有
盟誓以相信也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寶賄我勿

與知恃此質誓至今相保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
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毋乃不可乎吾子得
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以徼二罪敢辭之及其歸也私覿子產以玉與馬曰
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
拜嗚呼人豈易論哉勿毁鄉校曰善則行之惡則改
之是吾師也子產之於修己之方可謂得矣乎丘之
會日終爭承以除國艱子產之於爲國可謂識事體
矣韓起之來不許商玉覘箴諸類動人良心謝之以
舍玉得玉之語及致藉手之拜子產之愛人也可謂

忠矣脩己也為國也愛人也各適其義而辭命之間忠厚款曲溢於辭表正直強毅卓然有立夫子所謂恭寬信敏惠者可謂備矣所以夫子許之曰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烏可曰略於爲國治體也徒杠之未成或闕於政令之一事也濟人於溱洧或欠於慈人之瑣屑也所以不免至聖之譏也然則夫子之許舉大體而言之也至聖之譏就一事而論之也愚之所析云云幾誤前人之實德矣不勝敬懼序其事而記之

## 讀宋史

夫君者體天德而代天功者也體天德則生之理得矣代天功則生之德行矣得天之理行天之政則君上之職於是爲得矣天之付托於是爲得矣竊伏念粤自上世至于秦漢唐宋治亂不一而初非天之使然也實係乎人君之體與不體而已余讀宋史太祖高皇帝使曹彬伐唐誡之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復急擊也及其捷至羣臣稱賀帝爲之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十萬米賑恤之於戲如宋太祖可謂體天德而代天功者也天以好生之德又能殺

物其所殺物非終殺之也欲其生之耳太祖之命伐唐非欲用武也所以戒曹彬曰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及其捷至之日惻然之心尤切於橫罹之民而泫然爲之濕泣則大禹下車之淚前後一心而乃所謂體天好生之德也德有好生故簡在帝心而彷之於草昧之中代而理之恤而愛之上帝之付托可謂得人矣

讀朱子太極說

此太極說余之平生心服而愛玩焉謹書本文時出朗讀而私記其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之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

靜不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已上五條乃朱子之訓反復支分無有餘蘊

而太極之旨洞然指諸掌也

讀朱子跋黃仲本朋友說

謹按黃仲本所謂朋友說者雖不得其全篇而見之姑以著於朱子所跋之語而攷之其曰五倫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而至於朋友聖人强而附于四者之間也然則見父子兄弟以下三倫皆以人爲之所可湊合不可以天倫論者耶大抵原其所生者而言夫婦君臣朋友皆人生以後事也黃氏之言無足恠也但不識人生以後天反在人之義也夫以在人之天理而攷之非夫婦無以

續父子之天矣非君臣無以統父子之天矣非朋友無以明夫婦君臣父子之天矣人旣出於天而天又在人則自吾在人之天而明其倫者是爲五倫耳五倫豈非同出於天者耶獨恨夫在人不能明倫理故遂以情勢之偶合目之又曰聖人强附於四者之間噫夫婦雖異姓之合而夫唱婦和皆天也君臣雖風雲之會而君義臣忠皆天也朋友雖四海之交而志同意合皆天也聖人所謂天叙天秩五敎五敦正謂此也但以世俗觀之君臣夫婦或相牽聯比合不至壞盡至於朋友則汎汎泛愛之間未有一定如君臣

夫婦故其誼乇跡未有先施之義而較計之心生焉未有相長之益而疑忌之心生焉或激之爲秦楚之肥瘠鄉無善俗世無管鮑其故何在世降俗渝人不以道義相規世或以勢利相援既無知己之君子又無知心之良友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一揆者何也道義也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山地之相距歲之相後不知其幾千萬而謂之一揆况並世而生會之以文規之以義豈無知己知心之友哉五倫莫不賴是而明人紀莫不賴是而立是所謂道之交也乃謂之聖人強而附于四者之間黃氏之不識道義良可

歎也

讀中庸或問

按中庸或問曰當未發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以爲坤卦純陰而不能無陽則可便以復之一陽巳動爲譬則未也此是朱夫子晩年定論而游氏誠之以寂然無思萬善未發爲無極以此心昭然靈源未昧爲太極有若太極便爲無極外一物矣知坤卦純陰不能無陽未發之時未有所知覺者豈無能知覺者乎寂然無思時未有所思而豈無能思者乎萬善未發時未有所善而豈無能善者乎無極

太極元不可分二而今於未發時心體强爲之分而二之極是未安游氏之說病後世者多矣

## 讀東萊呂氏書

夫所謂學之事如何自是爲人之方也爲其父兄者宜爲勸勉之不已矣爲其士子者宜自勉强之不暇矣余嘗怪夫用意實學者從古鮮矣昔呂伯恭在金華亢然獨學無與講論心甚悶憂抵書朱子曰閭巷士子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中間擇其質者告語之近亦向此者多矣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所樂無人告語亢亡孤立君子所憂伯恭開舉業

一路以誘之未免誑人當示無誑教幼之法也而欲其來而誑之彼之新進者誠信無疑於吾之告語耶如不肯信無益於彼而反為吾之狼貝大矣或有能勉強姑從畢竟半塗貽笑四方多矣伯恭急於樂育自失道理誠可惜也朱子告之以釋氏之先以欲句牵後令入佛智之語誘之舉業以致其來則是未免先以欲句牵之意也彼佛者之事本非天理雖先欲句牵無愧其本事矣如以堂〻聖人之道而令人入頭處先以舉業之欲句之縱使成就必不免伯者之術而去王道遠矣枉尋直尺豈聖門之所可教者耶

嗚呼元然獨學縈縈孤立非但自惜其無可琢磨之益以羣聖賢苦心垂誠爲後輩眷眷者其將無以告語而身與道與草木同腐則伯恭憂悶無或恠也而吾聞正已而物正未聞枉已而直人者也

## 論陸象山學

陸學之病禪朱子已有說矣余觀俗儒專不識子靜之學又不知子靜之好處而徒剖先儒已斥之非此豈論人原情處實之事哉朱子答劉子澄書曰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又曰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歛得學者身心

不爲無力蓋如此種已好處不爲無之但學問不備偏於尊德性一事而更無道問學一節工夫故同歸有體無用之學而卒陷於葱嶺氣色不自知其非可勝嘆哉大抵聖人爲學宗旨只是格致誠正數節目而已而尊德性是誠正之事道問學是格致之事而元不可偏廢者子静急於成就私自主張偏於一隅以失於此然據其好處則收斂身心最管於學者事而功利術數則無之亦可謂德性中善人至若吕子約之史學則功利主之山移河決變怪百端賤王尊伯天壤易處初無賢聖一点氣像徒看成敗勢頭桎

尋眞尺全喪仁義陷於管商未有反本窮源之意此皆賊仁害義之䰟而無人以正者嗚呼天下之人學子靜則入於老佛學子約則入於管商管商則於俗最近老佛則於儒甚似甚似故人多毀仁最近故人多曉曉惟其記誦詞章之學最近於儒者事業故魯未有能聲言顯斥如二家之非而姑以置之吾林中一邊究其所爲非黑非白只爲無名之末一弊而遺失正學荒廢仁義則實與二家無異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學子靜之尊德性而資之以道問學則自無偏廢之患而禪自遠矣學子約之治史而主之以經術

則豈至賤伯聖學可明而俗儒記誦詞章之學亦無自立門戶而悠泛於二家之間者也苟使二家而歸正則自無支流之亦擧而天下一統王道復行矣

當變通破疑義

前後室並配

問前後室三神主共安一櫝否主人後出則前後並次何如退溪曰朱子曰繼室亦禮聘當並配未知共一櫝或異櫝耳坐次不可以所出先后有改易○南溪曰朱子言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恐不可創爲異櫝之制也○明齋曰合祭與合葬不同以朱子所論

揆之一櫝四主未爲不可○大山曰三合櫝古無其制只以元妣合櫝繼妣别以一櫝設椅並享退陶已有其說後來先輩皆用此制然今俗多用三合之制惟在商量處之若作三合櫝位次恐當以考西妣東爲序不必用考中妣左右之制耳○愚按合櫝有朱子之訓不須歧異祭禮之單設合設各有家家之異合設之家則雖三四合於義未有未安單設之家則考妣各櫝奉之於一龕之内有同室異宮之義又無忌祭時出主奉納之未安與闕各櫝同龕之式似便

祔晉西向

退溪曰龕小難設正如所諭嘗反復籌度未得其宜不如寬作龕室令其可容西向之設及其設酒果時出寘東壁下行之庶或可矣○大山曰龕室不甚寬廣而祔之位衆多則難於盡祔或於東壁下別祔亦不得不然○愚按附位衆多而東壁下別祔則祔之昭穆無別有若院廟追配從享之嫌不若寬作龕室以別昭穆及其行禮設位於東壁下如退陶說

無祖廟權祔禰廟

柳東巖曰曾子問疏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爲壇祭之據此則旁親

之無祖者恐當祭之別室◎愚按無後而上無所祔下無所繼而只以旁親私情祭之非正禮也是故所祔之祖廟遠則遞之埋則埋之不可以旁親之私留祭之況元無可祔之祖廟者乎䟽之言墠祭未必得禮之正也況別室乎

奉祀者喪内先世贈爵

大山曰君命久宿極涉未安然三年内節次難便世俗多有行之於喪畢之後者今不敢妄爲之說似當從俗◎愚按以奉祀者喪中而久宿君命於三年之内者於禮可乎古人以墨縗入廟行常事者有之況

君恩已及祖廟者乎世俗雖有待喪畢之後者不可取以爲法

## 簡便行冠禮之儀

丘儀按鄭氏家儀有或因事故倉卒簡便行禮之儀別爲儀節云云○愚按夫所謂簡便行禮者如曾子問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廢註冠者賓及贊者內謂大門之內外謂大門之外也當此而有門外之喪不得已行禮而徹饌掃地這般曲折便是簡便行禮而臨事經權合

宜之道也今欲別立簡便條目於有事之前是則以
簡便爲禮者也無或近於以薄爲其道者耶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服與否

古今諸儒之說各陳已見紛紜莫寃以愚見言之葛
庵之言次孫雖攝祀只當仍服朞小祥後以素服主
饋奠等事以示攝祀之意云者精切的當

承重庶子以其第二子主母喪服

問觧繢喪雖賤不可無主其父雖存旣非主人第二
子似當服承重之服○愚按其父旣爲承重則於其
所生母宜以庶母服之而又以第二子爲其母承重

服則只不免徇情行私之嫌也况妾母元無可承之重者乎

承重庶子不改外祖

問庶子承重者外祖以其母之父爲宜或云旣承嫡則當以嫡母之父爲外祖是否明齋曰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黨服昔市南引此文以爲承重妾子不當改外祖之證○愚按禮云君母在則爲君母黨服君母卒則不爲君母黨服所謂從服者然矣若在承重庶子則如繼子之爲所後親也當君母之外祖以承其緖爲用還系所生庶母之外祖以

亂其承重母之所出哉

親母無黨不服繼母黨

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之先已滅亡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已母之出也○愚按若親母有黨而又服繼母之黨則恐亂已母之出也親母曾無可服之黨而又不服繼母之黨是無外黨人矣且或繼母在而服其黨則子以為非親母之黨而不服可乎繼母之耶出兄弟皆服外黨而獨以非已母之黨而不服之又已母之黨元無可服之人而不服之則為嫌二統而

反爲無統人矣其可乎禮有從服故或有無服而有服者此之謂也

本生母黨爲出繼外孫

東巖問爲本生母黨服儀禮無明文至開元禮始據鄭氏外親無異統之說而爲降一等之制此則然矣而本生母黨爲出繼孫服合有商量盖外孫則有二統之嫌故爲本生母黨不得已降一等而其外黨則無此嫌恐當用異姓無出入降之說及子雖不服外祖外祖猶爲服之說此爲出妻之子而言然爲人後者似可旁照故云耳而服本服未知如何大山曰說得有意義恐此外不得有

異議也○愚按大山說義理甚精經曰繼服無出入
降其義何謂也蓋出入之事出於其人之本宗事非
外黨人所可干也故外黨之義自若不可以出入有
所加損所以有此訓也

父喪中祖亡母亡服制同異之辨

南溪曰云云姑依沙溪說無論父之未殯已殯祖父
死則適孫皆當代父服重大抵父死葬前全用象生
之禮實出於不忍變在之義然祖喪不可無主也祖
統不可不承也祖重不可不傳也就其全用象生之
中代父承重繼行其父未行之喪禮此乃尊祖重統

之大義也祖重所壓父恩或掩初非忽拒變在而然
也明齋曰所論極其明備不勝欽服鄙人平日之見
正亦如此嘗以爲通典此說決不可從但不能說出
如來敎耳○父歿後祖父母承重及父歿後爲母三
年乃經文也從來疏說及通典有象生之說愚意承
重及爲母三年重象生輕欲從經文舍後來諸說如
何○大山曰後喪旣在先喪未殮殯之前則承重服
斬於不忍死親之義似爲未安○愚按承重三年古
今通喪不忍死親乃孝子所以處心者孝子之處心
可屈天下之通喪難屈 沙溪南溪明齋諸說如是昭

明而大山又爲存疑未可知也

心喪中妻服持喪之節

大山曰以斬衰之重制而旣葬之服與齊衰等旣練之服與大功等故兩包兼服之今母喪在心制則已無服矣而常服用黲恐或未安否竊意居家常服妻喪之服有出入則著緇笠而服朞之帶似近於包特之義一士人心喪中遭妻喪出入之時著心喪之服問之曰緇笠緇帶雖異於衰麻而亦是父母喪表衰之服不敢以妻服易之也惟出入妻殯時服其服耳蓋以人子至痛在心不敢以他服參錯也○愚按以

輕包重問傳語也以包特而言只是朞大功緦小功之謂也非以父母之喪比方於朞也頭着緇笠身帶朞衰初無心喪之意而駭人耳目且心喪之哀表在緇笠緇帶不可以無服言之出入用黲着何未安於朞之喪耶父母之喪自盡其心而不駭瞻聆者似不若一士人之語耳

## 出母黨服

問解曰出母既服則出外祖父母亦有服明矣○愚按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朞而爲外祖母無服絶族無施从此觀之問解說似未及照管

爲本生祖侍養服

問獨子出爲大宗後取其仲子名以侍養而擬傳其祀及其喪後或爲當服本生祖大功心喪終三年未知孰是明齋曰服大功而心喪者恐得題主則禮無侍養祖孫之文勢當稱以季祖考而自稱從孫奉祀矣○顧齋曰禮庶母無子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謂祖庶母死則爲之服三年今出後於所生祖父母只服朞年之喪竊恐不可祖庶母非有所生之恩而旣爲之後則禮許爲之三年所生祖父母其恩不啻祖庶母又爲之後則何得不爲三年乎琴通伯家出

八時具深衣方笠桐杖而旁題書以嗣孫寧海忠孝堂亦有此制而題主以叔祖從孫○愚按祖庶母三年非禮也豈可引而爲證耶雖本生祖父母元無繼統之昭穆則難以三年之制論也今以父命還本承祀則題主稱號不可不講定季祖叔祖之稱不得不然而但從孫之稱似不合以父命傳祀之意也豈以從孫而有繼代承祀之理哉琴通伯家稱嗣孫云者似合父命還宗之意也然則無於禮之禮不得不參衆論而從其宜可矣既以父命還宗則不可以本生降服亡之也當還服朞年之制而小祥除服之後則

一依心喪服守殯宮而主其饋奠等事則可以著父
命還宗之義也題主則稱叔祖嗣孫則上無二本之
嫌下有傳祀之義依琴氏家儀而行之則庶乎變中
之得宜否但琴氏之方笠桐杖則似過矣

爲師心喪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其餘居則絰出則否○
程子曰師不可以立服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
之如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

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學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大學衍義補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〻至而哭充〻瞿〻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間几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通典晉賀循爲新禮弟子爲師齊經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只吊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不宜定新禮無服如舊○愚按師弟子者以義合者也義有淺深豈他人所可制也今以心喪之服

乃爲一定之制則天下之人必有以三月爲薄者亦
必有以三月爲厚者豈有如此之心裏哉

朝夕奠

本註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
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奉魂帛出就
靈座〇丘儀侍者入靈牀內布被安枕然後奉魂帛
安牀上〇愚按禮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也是乃聖人制喪禮之本義也今乃朝
而設盥櫛之具于靈牀側夕而布被安枕爲如生之
意至矣又奉魂帛於靈牀靈座之間是則有致生之

嫌聖人之意豈有是哉其或傳註者之過計也

謫中行朔奠

南溪曰謫中居喪如晦齋先生亦只朝夕設位哭而已但以朱子有兄弟異居者當行時祭之說推之雖在謫中設行朔祭恐不至害義○愚按朝夕設位是則只爲哀至則哭之義也若夫兄弟異居平常時事也謫居行祭非但有不以罪自處之嫌徙邊編居之地非引祭先靈之所也謫中行祭恐不敢爲也

上食禁忌

問往來喪次不可參朝夕祭否南溪曰新舊喪[illegible]不

同上食非時忌祭當齊之比則徃反喪次後象上食恐無大妨○愚按上食之禮雖異於忌祭之致齊既虞而卒哭則神之也其在交神之道不可故犯不潔之事也徃來喪次于頃凶事决不可入交神之地也

主喪者在外攝拜賓

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吊○大山曰主人有故不在賓客委吊不可以無謝則次主人代之以謝恐無大害故鄙家用此例又曰父不在位則子謝賓攝行何害耶○愚按拜賓之禮非主喪之子不敢行也昔公子重耳遭父喪秦穆公吊重耳稽顙不拜以未爲

後故不成拜也今若主人有故不在而次主人皆行謝禮有僭分凌節之嫌喪無二孫禮經大義也受弔之禮惟主喪者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

后土祀無降神

大山曰后土無求諸陽之義故家禮無焚香而丘氏儀節有之備要目從之然鄙家亦不敢從未知如何

○愚按今云后土無求諸陽之義以其分天地陰陽之意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今欲求其神而無有方所故求諸陽求諸陰而所謂焚香降神者也豈以后土而無求陽之義耶若如是義祀天而無求諸陰之

義耶陽無獨陽陰無獨陰故未陰未陽無所不用其極聖人之至意也家禮后土無焚香之文儀節有之

### 外祖父母神主屬稱

問祭父之外祖父母則改題將何以稱之耶或曰稱以外幾代祖或曰只書官封而識之何以則可南溪曰牛栗兩家皆稱以外幾代祖四世而埋主○愚嘗以此事心有所不安者矣永祿妻父母只有亡妻一人而妻母黃氏晚年乞嗣未幾年黃氏下世又未及朞而嗣子又殤惟亡妻一人又不幸短命其所出只有一子待其成立以奉其外祀此子又不免夭非無

他子非其所出故無義奉祀而其祀遂絶及至外孫之子以未見外曾孫奉祀之文而已矣今見有稱外幾代祖之文抑有據耶朱子論宋外祖無后之祭曰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又長哉蓋外孫奉祀出於勢不得已也而以至於外幾代祖云云則右不可以禮義論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奈何外幾世而至四世埋主耶恐不是朱子之意也

父祖偕葬題主之節

大山曰後喪在前喪未殯前則承重服斬衰於不忍

死親之義似未安題主一款襄禮時只書孫某奉祀以待祫祀時變加孝字如何○愚按要有前後以不忍死親之義不即受服則已既受承重而至於題主只不書孝子有何加損於不忍死親之義耶

祝奉神主升車

備要韜籍櫝當於此時用之而家禮至反哭入就位然後始云櫝之可疑○愚按家禮至反哭入就位然後櫝之者飄忽四方而無所指的皇皇望望如有求而未至故未敢櫝藏其向如有待至之意焉孝子之意到此而無所不用其極焉耳

## 廬墓行祔

寒岡曰祔祭難行於山所如欲廬墓待喪畢返魂而明日行祔未祔之前上食不可廢○愚按聖人立其中制使不肖者不敢不至使賢者不敢過所謂以禮制情者也夫廬墓非古也祔者古禮也周人行於卒哭之翌日是不忍一日無歸之意也如或有不得已則退行於練翌日做殷人之禮爲今之葬者魂不返室而或因住廬焉盖究其心則但以不忍捨體魄於山谷無人之地而不思親靈之歸安故處又不息同祔先靈之所依夫廬墓者聖人所不言所不爲而至

欲設虛位行祔事於山四廬居之所則制禮詔後之意顧安在哉實爲可嘆

絞帶

西厓曰儀禮經傳卒哭受服圖以爲絞帶虞後變麻服七升布爲之練受服圖云絞帶未詳者是論受布之練時受有何節云爾今既虞後無變至練乃行則絞帶即依此用布似合禮意○備要按圖式斬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爲之今無虞變練時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問喪服絞帶條疏云云斬齊之絞布兩帶自有分限其義甚嚴若以布帶換絞帶則重

之中兼雜齊衰之義換以周公制禮得不違悖耶備要服布之說雖錄於家禮小祥條小祥陳練服更無絞帶變服之言則練帶不用布即朱子之意也明齋曰說出分明極可幸○愚按斬齊之別只在麻與布而斬以麻齊以布各有隆殺之節斬則自斬而向吉麻用練麻是也齊則自齊而向吉布用練布是也今若斬變用布則齊變而用何物耶退溪曰旣以練爲冠武纓自當以澡麻爲之頭巾亦當用練是知麻之向吉也澡布之向吉也練若夫頭着練冠澡纓而腰帶布帶則一麻一布已爲駭俗而練祥之後斬齊無

別矣當以家禮爲定况儀禮註絞帶未詳云者耶

父在爲妻練之疑

具濟伯問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嫡子父在爲妻不杖朞不杖則不禫盖爲妻杖練祥禫者實具三年之體也不杖不禫者是壓屈而不成爲三年也不成則練祭一事亦當依杖禫之例有不得伸今此註說獨不及於練祀之當否何也此或出於言輕以見重之義歟若不杖不禫而只行練祀則是上不及三年下不及朞年未知如何南溪曰練祀之設以濟伯身上言之似不當行矣然賢胤已成人自行三年

喪恐非但行練禫亦可行矣○東岩問父在妻喪或云禮但云不禫而不言不練則禫固當廢而練不可不行或云禮中雖無不練之文而旣言不禫則是輕以見重之意今若不杖不禫而獨行練祀則上不及於三年下不得爲朞年其不行練明矣二說孰是大山曰旣不許杖禫則不成三年之制十一月之練恐無義意當從乙說爲是○東巖又問近思之禮中旣無不練之文則設行練祭略具三年之體不杖不禫以示壓屈之意恐無妨大山曰尊近說似合情禮更考究使行禮之家不迷所從好矣○愚按壓屈者

常變通攷 卷三十五 二十

天地之常經也加隆者孝子之私情也今欲加隆於
當屈之地則大有嫌於尊父之義也不計不杖禫之
義引行所不言之練爲三年則不及矣爲朞年則過
制矣恐未安

父之葬後行母練祥

大山曰久不葬練祭皆易月而此則恐或不然以廿
九行練祀以後月行祥事如何○愚意若葬在旬前
而又當可祭之日則廿九行祀不妨而若葬在望念
則倉卒未畢何可行練祥之祭乎不必立制惟在量
時之如何耳

練祥與先忌相値

問先行忌祀次行祥事南溪曰依公家行事例差早始事使後祭在質明之時無不可者○大山曰大小祥是大節主人方啼號罔極不可暇於他祀今人家或遇此以輕服子弟權行祖忌於別室蓋出於不得已也○愚按主人之啼號罔極不暇他祀則固然矣而祖忌不可以他祀言之也如南溪之言差早始事行祖忌於正寢質明行練祥於殯宮無害於禮若行祖忌於別室則大未安於尊祖之義恐不可行

將行練祥禫遇大功以上喪

問解續問父喪中遇妻喪殯於他所値父大祥主婦在殯祥祭似不可設行當俟葬妻後而月數若久禫祭不得行耶答曰雜記曰父母之祥將祭見兄弟死旣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說推之妻喪葬雖重於兄弟而殯旣異宮則父喪祭可行雖禫亦可行之○愚按兄弟之喪殯旣異宮則父喪可行而至於主婦之喪殯雖他所似不可以異宮論也祥禫之祭俟其葬後未知如何

設次陳禫服

西厓曰冠旣用白則衣亦當隨其色網巾亦以白布

疑得之○南溪曰祥後網巾沙溪以爲白黑麄鬆雜造之然似駭俗恐亦依笠衣白細布爲之○愚甞觀世之禫服人者舉皆黑鬆網巾必褁緇笠者亦然夫緇笠者之鬆網從緇而用鬆或似然矣歟

爲出母禫不禫

通典晉賀循云出母服在杖條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吳徐整問出妻之子爲母當有禫否射慈曰變制墨室及禫如親子○開元禮出妻之子爲母禫○愚按賀吳及開元禮皆爲出母禫若有禫則亦有十一月之練耶無練則必無禫矣昔伯魚朞而猶哭

孔子曰甚矣伯魚遂除子思曰爲某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某也妻則不爲白也母以此推之伯魚及白俱承家庭聖訓必有處出母之至義而行禫之禮無傳於世只有甚矣之責是未可知也

宗子無後叔父代奉則祧主還入祠堂否

問解宗子歿嫡孫承重則祧主以遷于最長旁矣嫡孫又歿無後而宗子之弟代奉其祀則祧主當還入祠堂耶或云已祧遷則不當復入如何答曰還奉無疑○憑按禮曰死者有退而無進故小斂於牖下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卽遠於葬墓今以已祧之主而還

奉於已出之廟無退有進大失禮意余觀近世有已祧而還于故廟者有旣埋而復主還廟者是甚義理耶大有未安恐不當如是

親盡祖民葬服緦當否

東巖問金士休家遷厝疑節不敢聽說然明齋尹氏以爲遷事五代祖者當服承重之服其言頗有據以此推之遷厝之禮當以喪禮處之宗子雖代盡爲之服緦主葬恐或無妨如何大山曰五代祖承重之說不能無疑蓋禮小宗有四極於繼高祖五代以上親盡於上而宗易於下其可以遷事而遽有服斬之義

乎今引承服未的之旁證而引之於遷窆曰宗子當服緦設有遷六七代以上之墓其主必以宗子而其服必以緦乎◎愚按朱子曰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非特四世祖為然自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齊衰三月以此推之代盡祖遷窆時必見棺柩而收拾體魄爲之大小殮之禮者是何異於逮事者乎朱子言凡逮事者皆當服云爾則是無論支宗皆當緦服而卒事之後則虞而除之未知如何○東巖問祭教以主祧宗毁爲不得承重之證然竊以爲喪禮祭禮自是兩項事止程子曰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

則亦須討會於今日也宗子據此則恐不可捨宗子
而支子主其喪如何大山曰喪禮祭禮通爲一義未
嘗分爲兩項事也程子許會宗子蓋尊祖敬宗之餘
義然代盡之祭不得不移奉於最長也或遇遷窆使
宗子主之旣窆而又遷諸長房則其主之或宗或支
亦何據也畢竟有二主之嫌○愚按喪禮祭禮通爲
一義當變喪則不得不分爲兩項蓋五代親盡祧宗
而遷奉於長房常禮也遷窆之位改厝於別地
變禮也當變禮而宗子主之重其統也當常禮而長
房主之親之也以外面看則二主之嫌無或然矣而

變常有異故各伸其義不害爲一義也

招魂葬

荀組曰末代所行豈禮也于寶以爲失形於彼穿塚於此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獨可以僞有哉若於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問解續曰招魂虛葬先儒非之題主則俟三月葬期擇日而題之於几筵似當○愚按荀組之言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此言可法當於其地立主題之皇皇望望歸而奉之虞而安之似合變禮何必俟三月葬期以節其虞乎且云題主於几筵未立主之前有何几

遂之可據乎

喪中祭先之服

問解曰當用布直領布巾行此外無他可服墨衰是晉襄公伐秦之服而朱子時因爲俗制本非古禮○問只著孝巾似太簡明齋曰孝巾非冠也並著方笠恐是○愚按墨衰只是居喪者權行之服宋時居喪者例著此服故朱子亦從俗而言也今之居喪者何不可著耶但孝巾非冠也又太簡而方笠非行祭之冠若白笠則恐無妨

總論

問辭問忌日謂之諱日何義答曰忌是禁字之義合恤而不及他事也諱是避字之義古語云如有不可諱註謂死也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云也諱日之諱無奈出於此耶○愚按諱者忌也人之所忌莫如我之讐也我之讐日故曰諱日也忌日也

設位

問辭問雜記云有事於尊可以及卑有事於卑不敢援尊據此夫人忌日不敢配祭府君似當答忌日並祭考妣雖非朱子意我朝諸賢嘗行之○栗谷曰祭兩位於心爲安援尊之嫌恐不必避也○問辭續問

父若有前後室則前後母神主同出耶只出考與所祭之主耶曰並祭爲當○南溪曰未合櫝前不可並祭○鄙家用朱子寒岡式忌日只祭一位仲弟再娶有二子而歿其後二子成就又當母艱於前妣之忌日奠畢將行忌祭姪兒問二妣之忌不幸同日不設考位而二妣合設無義考妣合祭又非吾家常禮此將何以處之耶余曰今所處不得不合設姪兒又問或考祭以妣合設妣祭考不並設此如何曰此是不敢以卑援尊之義世多如此然夫婦一體同牢而食其爲尊卑豈與昭穆等哉不敢援尊初非夫婦之尊

卑也既用合設之禮似不可別其考妣之尊卑也

忌祭與正至朔望相値

問䟽云若値高祖忌則忌祭畢而因行祭禮曾祖以下忌則祭禮畢而行忌祭乃先祭始祖之意也○愚按先重後輕不必拘此等處照之若欲先參兩祭俱失時矣不若明齋之言先祭後祭爲是

將祭遇喪

寒岡曰據禮則大功重服尙未成適値先祖諱辰雖至廢祭似不妨然在情旣未安則主祭一人執事一兩人權宜齊祭於別廟其餘則全家護喪恐不得不

甫○愚按非但大功之重雖緦小功喪出於門內則廢不得祭矣如喪出於門外則雖大功之重主祭一人得祭於家然後身赴喪所似無妨

未葬前廢祭

愚伏曰未葬廢祭禮有明文但忌日既非吉祭且是喪餘之日似難虛過令子姪攝行似得○愚按未葬廢祭已有明文則雖喪餘不得不廢此不可以尊卑論也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亦禮也行祭恐未安

三年內遇先忌

三年內祖考妣忌祭雖子弟代行主人淡衣藁席階

下俯伏以待祭畢若親忌則哭盡哀如何葛菴曰俯伏階下恐不合事宜若親忌則在廬次哭盡哀或可伸感時罔極之情耶○愚按廬次喪人之常處也遇親忌雖不行祭廬次伸哀恐非不急其身之義也身出廬外以待禮畢雖祖父母忌自當如是辭神後祭拜世多行之者恐未知如何

生辰祭

家禮集說親在生辰旣有慶禮歿遇此日能不感慕如忌之祭可也○問云云至於生辰祭獨以爲非何也南溪曰人之生也也爲子孫喜慶其生日而養以

酒食固禮也及其下世也爲子孫悲哀亡日而奠以饋食亦禮也若於死後猶以酒食追養其生辰恐於理有悖○愚按天地之道二陰與陽也天下之禮二吉與凶也生則陽而其事吉人道也死則陰而其事凶神道也生則循陽事故有生辰之名死則修陰事故有諱辰之名生辰也諱辰也陰陽已分幽明具路生不可修死之事死不可修生之事吉凶相襲禮家之所忌況其生死無別可乎余年十三失怙恃終身之痛無處可泄不敢稱生辰之禮及到甲年諱辰自倍悲痛而已略知死生幽明之事故也今見家禮集

說不覺神心愴感

墓祭時服色

寒岡曰體魄所安古有哭臨之禮所以有不忍吉服

○問鮮曰僕有職時以紅衣品帶行祭而未知得禮與否○問墓祭服色寒岡云不忍吉服要訣云素服黑帶問鮮用紅衣品帶三先生所論各異當何準行歟明齋曰素服黑帶非吉服當準用要訣紅衣品帶恐似未安○愚按無官者用素服黑帶有官者用素服品帶未知如何

三年內墓祭

問三年之內先祀則無祝單獻喪祭則有祝備禮然則新山墓祀當有祝而獨廢於先山無未安否明齋曰墓前之祭與虞卒無異當三獻讀祝如儀與先祀不備禮之義自不同也若與先山同塋則有礙恐當從於先山無祝矣土神祭以無服者行之則亦當有祝矣○東岩曰虞卒哭喪之大節所宜備禮而至於墓土未乾之前哀省為主用常時祝辭大泛然三年之內墓祭只可比例於朔望奠一獻無祝而行之恐當○愚按明齋之言墓前之祭與虞卒哭無異恐不然墓祭只是瞻掃之奠而非為亾者安神之禮也豈

與虞卒比也三年之祭虞卒練祥之外雖殷設只是奠也豈可以祭稱也東巖之言比例於朔望奠單獻無祝甚當而但哭行一事似有闕焉孝子霜露之感不得不哭而行之乃可耳

新舊葬合墓之祭

問鮮續遭父喪合葬於母墳而同一床石四時墓祭以喪服祭之耶若父墳新而母墳舊則何服而祭之

答曰所重在父以喪服行墓祭何妨若父先亡母從葬而在母服中則以布深衣行祀無妨○愚按無論父先母先旣在衰麻之中而行墓祭則孝子哀戚之

情何暇分別得父母之輕重一體喪服行哭盡哀之禮似可矣

子孫未葬先山墓祭當行與否

問子孫有大喪則葬前先代各處墓祭皆停行否大山曰先輩言子孫喪於所祭祖考爲曾孫以上親則未葬當廢墓祀云未知出於古禮否○愚按子孫未葬自有曲折若使胄孫未葬勢不得不廢墓祭若胄孫六七寸異宮之未葬豈有並廢三四代墓祭乎

方喪成服

諸道大小使臣及外官聞訃第六日成服俯伏哭盡

哀而行四拜禮○大山曰山野望哭與官府設位有異拜之無所伏哭行之似穩但世多有行拜者又未知如何也○愚按山野望哭與官府設位有異則固然矣而拜之無所則恐未然也旣爲望哭則烏得無拜耶耶望哭之地便是望拜之所且聞訃哭時分賤者雖俯伏哭盡哀而無拜亦似無妨成服哭時則異拄是受服而豈無四拜之禮哉

國恤中私家朔祭俗節

栗谷曰卒哭前朔望祭則非祭禮依喪禮行之何妨○旅軒曰雖在國葬前正朔素薦從簡略行無乃當

情所不能已○問卒哭前家廟朔望祭禮行之未安
同春曰似然○愚按忌祭俗節不得行禮而獨於朔
望祭禮不變其常似未安又於正朝既欲素薦則廢
之無妨如忌祭喪餘之辰也不忍虛度略設素饌恐
不害理至若正朝朔祭自是吉時常事也當如同春
之言廢之無妨

國恤中私家祭禮通論

愚按諸儒論說不一明齋曰忌祭則有官者可廢而
無官者可行矣栗谷曰忌祭一年一度不忍恝然忌
祭雖有官者恐不可全廢牛溪曰陵寢廢祭臣民獨

擧未安墓祭雖無官恐不可獨行葛菴曰忌日在成服前决不可行也推此則忌雖喪餘而如旅軒之言當素薦然在成服前又不可行也